

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

王宝平

王治本(1835-1908),字维能,号泰园,亦作漆园,别号梦蝶道人,室名栖行馆,浙江慈溪人。贡生,候选库大使。光绪三年(明治十年,1877)赴日,先后任日清社、同人社汉语教师,中国驻日公使馆学习翻译生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回国,两年后卒于故乡。王治本知诗能文,寓日时间之久,交友之广,留下史料之多,罕有其匹。

关于王治本的研究,实藤惠秀先生开先河^①,王晓秋教授接其踵^②,郑海麟博士开新篇^③,王治本故里辟蹊径^④,但未见对王治本为日人撰写的序跋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。笔者从日本馆藏明治时期出版物中爬梳剔抉,辑出王治本撰写的序跋和题辞。上起光绪三年(1877),下迄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横跨近30年,内容涉及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书法等领域。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,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。限于篇幅,王治本为《附评维新大家文抄》(松本万年,明治十年,1877)和《众教论略》(加藤熙,明治十年至十一年)所撰之序省略。

1.《皇汉金石文字墨帖一览》^⑤题辞

碑碣苔荒半断残,谁能金石付重刊。
高才别具收罗法,妙墨无愁稽考难。

①《近代日中交涉史话》,春秋社,1973年。

②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》,中华书局,1992年。

③《清季名流学士遗墨》,《近代中国》第11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1年。本文辑录有王治本致冈鹿门的4通信函,但未涉及王治本的序跋。

④王勤漠:《慈城黄山村王氏兄弟在1870年后进行的中日民间交流》;王勉善:《我对曾祖的追思及黄山的回忆》;张如安:《天涯随处着游鞭——宁波近代诗人旅行家王治本初探》,《古镇慈城》第37期,2009年3月。

⑤《皇汉金石文字墨帖一览》二卷,青木可笑编,明治十年(1877)刊。是书另有王治本题书名。青木可笑(1807-1881),字孟纯,号树堂、鹭巢,尾张(今爱知县西部)人。汉文学家,著有《江户将军外史》、《树堂遗稿》等书。其墓碑篆额由王治本同乡王仁爵书写。

汉国相兼皇国采,今文应作古文看。

分明一卷烟云录,甲乙题籤认简端。

时在丁丑(光绪三年)初夏,泰园王治本稿。

满座古图书,谈论乐有馀。

会逢多博士,稽考析皇初。

《考古图》泰园王治本题于不陋居。

2.《近世伟人传·仁字集》^①题辞

羨君信史纪当年,潜德幽光萃一编。

司马文章董狐笔,伟人多藉伟人传。

时在丁丑(光绪三年)季冬,浙东泰园王治本。

3.《三音四声字贯》^②序

且自结绳以来,未有文字先有音声,因声以制字,孳乳而生,形声相益。字日滋而声递变,以至土音谚语,方异俗殊,于此而欲统千古、一四海,分析其义、贯通其音声,以徵天下同文之盛,岂不难哉!夫字学之书,《三苍》最古,汉许叔重据以撰《说文解字》十四篇,发明六书之旨,为功甚大。然非精于六书者,不能通解也。至若以分韵排纂者,始于徐锴《篆韵谱》,以四声隶字者,始于颜元孙《千禄字书》,以西域梵语所传十四字母贯一切音,始于六婆罗门书。然或近俚,或类钞胥,或儒释纷陈,或考据多谬,而欲贯而通之,以期尽善而无弊也,则难矣。维我清朝,稽古右文,究心典籍,合西域属国之文,首列国语为枢纽,次列汉字以释名义,次列三合切音以求声韵,则有《西域同文志》一书;合天竺五十字母、西番三十字母,使华语梵音互相贯通,则有《同文韵统》一书;而根据六书,搜罗百代,每字必详音训,则有《字典》一书,洵皆超轶前古,可谓字学之统汇焉。余性好游历,不喜读书,客扶桑者二年矣。一日友以高井先生所编《三音四声字贯》索序于余。予展而阅之,知其辨别古今之韵、援引训诂之条,有与《字

①《近世伟人传》十一编二十二卷,蒲生重章编,明治十一年(1878)至二十八年(1895)刊。是书另有黄遵宪、何如璋、沈文荃、王韬、张斯桂、黎庶昌、姚文栋、徐承祖、徐致远、傅云龙、孙点、黄超曾、李经方、钱德培、张文成、徐少芝、陈衡山等清人序跋、题辞和评语。蒲生重章(1833-1901),字子闇、意赞,号褰亭、綱亭、青天白日楼主人等,越後(今新潟县)人,历任太政官少史、修史局三等编修、大学校三等教授,另有《褰亭诗钞》、《褰亭文钞》等遗世。

②《三音四声字贯》十二卷,高井思明编,市川清流校,东京山中市兵卫明治十一年(1878)刊。是书另有何如璋序。高井思明(1762-1838),名伴宽,字思明,号兰山,江户时代文人。著有《音训国字格》、《平家物语图会》等。市川清流(1824-?),著有《雅俗汉语译解》、《姓林一枝》、《英国单语图解》等,馀未详。

典》相似焉；其以和音为枢纽，并列古音华音，以求声韵，有与《西域同文志》相似焉；其梵音互相贯通，有与《同文韵统》相似焉。且注韵而不排韵，与一切韵谱有异也；审声而兼审音，与一切字书有间也；采梵音而不重在梵音，与一切佛书更有别也，是非精于字学者，乌能一而贯之，以集其成哉！方今日邦维新启运，文教聿隆，海外邻封，咸修盟好，得是书而览之，译其字义、辨其音声，可以见同文之准则，可以通异域之言，不特为学者所珍，凡我远人更以先睹为快焉，不禁欣喜，而为之序。

光绪四年岁次戊寅荷月中浣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，浙东槩仙王藩清书。

4.《日本名家经史论存》^①跋

关君季确所编《经史论存》，自闾斋氏、仁斋氏以迄宕阴、息轩辈八十余人，文四百二十五篇，历时几三百年，其搜罗而手录之，不可谓非勤且博欤。闲尝阅《徂徕集》，有云：“扶桑文明之运，宁平之际，于斯为盛。”茂卿所谓“于斯”者，在正德、享保间，去今已百四五十载，其文运之蒸蒸日上，更谓莫盛于今日矣。编中所录前后名家，古朴如茂卿，沈挚如一斋，纤余如静轩，雄迈如子成，其余亦磊磊多材，各有所长。又谓：“文风之盛，于是编叹观止矣。”余为评点二三策，以勉从季确之请也。刻将成，爰跋数语于后，以志季确采辑之精，并以谢余狂瞽之失也，读者谅之。

大清光绪四年岁在戊寅夏日，浙东王治本撰并书。

5.《唐话为文笺》^②序

昔孟轲氏有言曰：“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，虽日挹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”是以知欲齐语者，必入齐之国，居齐之地，与齐人相聚，处久之又久，而语皆齐语矣。否则，“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之”，欲其齐语也难矣。虽然要在教之者得其法耳，苟能汇集其国语，译其音声，载诸简册，聚其人于一堂，而日夕演习，则对是书恍若入是国也；诵是书恍若与是国人相处而谈也，又何待置之庄岳而后能哉。近者，五洲辑睦，万国联盟，互习土音，以通交好。上自士夫，下及商贾，粗之为语言，精之为文义，豁异言之禁，以征同文之盛。在斯时焉，余友日本渡边君编《唐音文笺》一书，盖深得此旨焉。

①《日本名家经史论存》十五卷，关义臣编，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至十三年（1880）刊。是书另有王藩清、王韬、张斯桂、何如璋、沈文荧、黄遵宪、廖锡恩等人序跋、题辞和评语。关义臣（1839-1918），字季确，号湘云，越前人。文史学家，男爵。著有《秋声窗咏草钞》、《秋声窗诗抄别集》、《秋声窗文钞》等。

②《唐话为文笺》一卷，渡边约郎编，东京正荣堂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刊。渡边约郎，字益轩，东京人，有《近世律诗学便览》、《名物假名和气韵》等遗世。

光绪四年长至月，浙东王治本撰。

6.《韵华帖》^①序

自来抱绝世之才者，施诸朝廷，则成绝世之功业；著诸简册，则为绝世之文章；而窃叹才不世出，固未易数数觐也。余自丁丑春客扶桑，闻彼都人士竞称三洲长君名，谓夫长君者，固当世抱绝世之才者也。道其从军奥州，参赞帷幄，多出奇谋，谋升任内省学博，得以经术上邀圣眷，是非绝世功业所见端者乎？余又于友人斋藤君处诵其诗余，风流跌宕，在淮海、耆卿之间。词虽小道，谓非绝世文章之一斑乎？惜乎！吾闻其才，而未见其人也。一日儿玉奎卿先生以长君所书《韵华帖》见示，首卷为山县参议书《韩子·孤愤篇》，次卷书儿玉氏之《九州四国叙》，三卷书其自谥诗篇。余展阅数四，不忍释手。其书法出入于颜柳，乘兴挥毫，罔不如意，非婢学夫人者所能及焉。欧阳公《字说》云“古之人皆能书，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”，又云“颜公书虽不佳，后世见者必宝焉”。诚哉！是言也。盖必有绝世之才，能成绝世之功业，著绝世之文章，而其书乃足比美颜柳，重当时而垂后世不难矣。余于长君亦云然，而惜乎吾闻其才、见其书，而未见其人也。虽然未见其人，见其友如见其人矣。何也？昔子舆曰：“端人者，其取友必端。”长君抱绝世之才，为其友者亦必有卓越一时之才者也，而况乎吾已得诵其吟篇、赏其手书，亦窃自幸其有缘矣。因索余序，故历叙之并志仰慕云尔。

时在光绪四年戊寅七月上澣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并书。

7.《芝山一笑》^②序

扬州从事，即是惠休；唐代诗人，盛称贾岛；杨万里誓参黄面老，勘破针锋，苏东坡自号“行脚僧”、“吃些酒物”；居士乃维摩再世，谪仙为金粟后身；了了前因，不过现身说法，茫茫尘世，须知易地皆然。有鸿斋石川君者，慧业文人，修真逸士，善天人之说，参文字之禅；仿白公来往香山，契联

①《韵华帖》五卷，一名《中学习字本》，东京儿玉少介明治十一年（1878）刊。是书另有王琴仙、王寅、黄遵宪、胡震序跋，李鸿章、张斯桂题字，张甫、钱恽题笺。长三洲（1833-1895），名芑，字世章、秋史，号三洲，丰俊（今大分县）人。善诗文，工书画。历任太政官权大史、大学少丞、文部少丞、文部大丞、明治天皇侍读、侍书，曾与柳原前光同赴清朝缔约。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辞去一切公职，翌年与重野安绎、川田刚等创办斯文会。有《三洲居士集》、《书论》等存世。

②《芝山一笑》一卷，石川鸿斋编，东京文升堂明治十一年（1878）刊。是书另有沈文荃序，何如璋题书名，潘任邦插图，王治本、沈文荃、黄遵宪、廖锡恩评语，载何如璋、张斯桂等十余名清人往来诗文。石川鸿斋（1833-1918），名英，字君华，号鸿斋、芝山外史、雪泥居士，丰桥市人，明治时期著名汉文学家，善汉诗，喜书画。著述丰富，有《鸿斋文钞》、《日本文章轨范》、《续日本文章轨范》等遗世。

如满;等刘老清修净土,社结远师;其亦将从无住而问鸦,向华林而唤虎乎?一旦修觐礼、敦交情,偕西方法雨之徒,谒南国使星之座。同堂趺坐,袈裟与缝掖齐飘;对席相观,断发与秃头莫辨。过去佛、现在佛,三世修来;菩萨身、宰官身,一言道破。号为大弟子,呼作小乘僧,藉此一面之缘,因心着想,吟就七言之句,以假为真。因是戏言,传为笑语,此《芝山一笑》集之所由著也。夫曰“芝山”,详其地也;曰“一笑”,白其诬也。罗两国之吟篇,竟说空中之幻,纪一时之问赠,爰证错里之因,此则笑貌依然,彼则笑谈莫逆。偕来有衲子,亦既笑欲绘图;相遇尽诗禅,还因笑以博捧,此事恐为方家笑,其情可与知者言。若论微笑拈花,本是禅门宗旨,差如冷笑读议,想见国士丰裁。闻者輶然,总是丰干多饶舌;众生莞尔,料知罗汉亦低眉。索我片言,致君长啸。我闻如是,或应悟彻三生。于意云何?只可付之一笑也已。

时在龙飞光绪四年岁次戊寅七月上浣,浙东泰园王治本撰并书。

8.《亚细亚言语集》^①题辞

千载邦交气谊联,须知亚细壤相连。

凭君倍扩同文化,汉语和音一卷传。

鹿山广部君,余旧交也,精汉学兼通汉语。近辑《亚细亚言语合集》,将付刊,索余言,余即书一绝以赠。大清光绪五年端月谷旦,溪上泰园王治本。

9.《日本文章轨范续选》^②序

石川鸿斋先生,东国名士也,少擅才华,鞭驱绣虎,夙雄翰墨,高视灵虵。绍石大夫之遗徽,别饶逸趣;溯源将军之华胄,尚有雄风。一时迹寄都中,誉腾日下。文章司命,著作等身,史纂山阳,为订千秋之谬;吟联海客,聿留一笑之缘。羨仙骨之粼粼,书室曾题其额;想英姿之飒飒,画家亦擅其奇。固已极文苑能才,亦可谓骚坛盛事矣。《日本文章轨范》,曩时先生所手编也,今复纂修续集,采选佳篇,仁喜之间,淡海、菅江多杰作;元和而后,罗山、白石尽能文;物茂卿文足书碑,疑贤于宽政三博士;室师礼笔堪扛鼎,可继夫唐宋八大家。盖初编则多取近今,而兹集则并收往古焉。嗟乎!操选政者,固非易易。宝臣不录原道之篇,殊惭挂漏;伯恭未登岳阳之记,难语精详。魏氏大全,徒以冗烦充帙;贺征辨体,终嫌珠砾兼收。推之

①《亚细亚言语集》七卷,广部精著,明治十三年(1880)刊。是书另有龚恩禄、刘世安序。广部精(1855-1909),上总(今千叶县中部)人。日本明治前期汉语教育创始人,创办日清社,兴亚会发起人之一。有《总译亚细亚言语集》、《发字便蒙解》等遗世。

②《续日本文章轨范》七卷,石川鸿斋编,东京稻田佐吉明治十五年(1882)刊。是书牌记作:何如璋阅,石川鸿斋批撰,沈文荃、黄锡铨、王治本合评。石川鸿斋事迹见前述。

《江湖后编》，未分其例，正宗续刻，各判其时，补文选者难合一书，续文粹者已成两手。而先生则辟易千人，独精万选，掇华断简，缥帙愈珍，标美前修，缘绳待续。遍采昆山之玉，敲彻声声；频罗沧海之珠，穿成一一。征材不匮，斗鸡登王勃之檄文；取精既多，由鹿载吕温之辞赋。仆学惭茅塞，迹等蓬飘，文字有缘，曾拟三都之序；琴樽与共，并分四韵之喙。兹乃得读名文，倍钦精选，觉场开选佛，重揭名经，国号梯仙，再题蕊籍，效藤原之续笔，仍枋得之旧名，垂先正之典型，示后儒之津筏。追芳雅颂，我曾百读而弥忻；嗣响风骚，人定一编之争置也已。

时在大清光绪六年八月上浣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，浙东笋侯王仁爵书。

10.《鸿斋文钞》^①跋

余自今夏，重游武州，寓居墨江楼上，别来旧雨，相遇益欢，非余访友，即友来访，琴樽诗酒会无虚夕，而其间频频相遇者，惟鸿斋先生为最。一日先生来，酒间出文稿一卷曰：“此仆半生敝帚，谋将付梓，又恐遗当世笑而滋后世议也，将终弃诸败笥而已。”余曰：“先生其未闻仲小海之言乎？‘人生一世，留得几行笔墨，被人指摘，便是有大福分人。不然，草亡木卒，谁知之而谁议之。’旨哉言乎。其痛快直捷，非能道人所不能道者乎？今余读先生文，稟经制式，酌富雅言。其著论处，有关名教，有益世教，非徒作寻行数墨者言。即有小疵，无害大醇，复何患人议其后哉？即有小议，亦何损于先生乎？”先生乃欣欣然，离席而起，举一巨觥，以酌余曰：“快论，快论！”因索余序，遂书此言以应之。

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中秋前十日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。

11.《东旋诗记》^②序

夫登临川岳，诗人不乏吟篇；跋涉都郊，过客每多题咏。故平原赴洛，长林振其遐思；羊祜镇襄，岷首寄其浩叹。罔不吟眺搃愁，踌躇吊古。然搜奇索胜，要多缘流连觴咏之词；游目骋怀，不尽是离乱悲歌之作，则何若冈君鹿门《东旋纪游》一编，其音弥哀，其志良苦也。鹿门，奥州逸士、瀛岛名材，意甚豪雄，学尤博洽，值戊辰之厄运，逢张角之灾星，狂士襟怀，未肯因

①《鸿斋文钞》三卷，石川鸿斋著，东京山中市兵卫明治十五年（1882）刊。是书另有何如璋、沈文荃序，王藩清、沈文荃、王治本、黄锡铨、黄遵宪评语。石川鸿斋事迹见前述。

②《东旋诗记》一卷，冈千仞著《藏名山房杂著》第一集（明治十六年（1883）刊）之一。是书另有杨守敬题书名。冈千仞（1833—1914），名振衣，后改千仞，字子文、天爵，后改振衣，号鹿门，仙台人。汉文学家。曾任东京书籍馆馆长，经营私塾绶安堂。明治十七年（1884）游历中国，与李鸿章等相交。著有《尊攘纪事补遗》、《观光纪游》、《观光游草》、《米利坚志》、《法兰西志》等。

循随俗，书生意气，其愿慷慨筹策。无奈愿难如我，力不从心，乃况瘁以北奔，亦仓皇而宵遁，神伤北浦，目断松瀛。遂致触目之形，发为呕心之句。情深君国，感托白杨；身历兴衰，曲传红豆。庾子山之篇什，由来危苦居多；刘越石之诗章，惟以悲凉为主。而且情多寄托，洵为有谓而然；义属兴观，诂是无因而作？寓是非于言外，写烟景于个中。字挟泪痕，悉苏李穷愁之赋；句缘忧结，尽屈原放逐之吟。仆南国散人，东瀛羁客，相逢萍水，得订苔岑，猥以麟笔之巨篇，下向鰕生而索序。览诗里之乱山，听吟余之流水。当日鼓笳，尽绘盛于纸上；尔时花鸟，恍写恨于篇中。羨君赋九千言，杜老之诗即史；嗟我朗吟一过，陆云之砚愿焚已。

光绪六年庚辰夏月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拜稿。

12.《禺于日录》^①跋

是游也，伴结三人，序维九月，出由品海，归到中川。课程，则百里匪遥；计日，则二旬未及。芒鞋遍踏，来寻空谷闲云；竹杖偕行，本是联床旧雨。怀霸图而慷慨，俱有雄心；览古迹之苍茫，定将堕泪。寻烟而语，载酒以从。洵足娱游子之襟，发幽人之感者矣。而三友者，以谓烟花过眼，未许遽忘，江海游踪，亦堪共话。爰谋载笔，合著行篇。前者呼而后者应，相遇无非游士；此为唱而彼为和，知音同是国工。驿路披编，历纪总房风雨；旅窗握管，遍搜富筑烟霞。录聚米之遗筹，志策鞭之旧址。采访将军之宅，探寻诗客之碑。尔喜言情，我优论事。各叙目前之景，以供笔底之谈。名曰《禺于日录》，盖取诸《庄子》焉。仆半生匏系，万里蓬飘，读此游编，倍增客感。为羨同行良友，其中必有我师，乃知所过名山，入此便成佳话。岭云村树，如共联韩孟之吟；水影灯光，若分写赵张之画。足不虚涉，笔有馀妍。胜景常新，良游如昨。君固含毫而神往，我更披卷而情移也。

光绪辛巳（七年）春季，浙东泰园王治本跋于墨江桂花庄。

13.《热海游记》^②跋

鹿门是卷，情真景切，语重心长，能于残山剩水之间，发论世知人之感，蔓草荒烟之际，动伤今吊古之思。论时事之盛衰，考形势之得失。浏览在目，感慨从心，言托一时，情驰千古，何其伟也！余羁人也，不克短衣仄马，览胜探幽，而一阅此编，觉蛭岛之奇、函根之险、金泽之山光、热海之泉声，恍若目接而神游焉，不禁称快者再。

光绪辛巳（七年）春日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于日东墨江寓居。

①《禺于日录》一卷，冈千仞著《藏名山房杂著》第一集之一。

②《热海游记》一卷，冈千仞著《藏名山房杂著》第一集之一。

14.《近史偶论》^①序

论也者，所以辨其是非邪正，而慷慨以论定之也。然凭虚以发议，不实指其时事，则每恟怵而难信；炫奇以立说，好穷推夫古昔，则又荒远而无徵。不然，或拾前人之牙慧，以益其枝叶，或求古史之毛病，以订其讹谬，非偏则浅，非驳则随，其何足以昭定论哉。大野氏太卫著《近史偶论》，日者持书过余，曰：“卫也浅学，不敢媲美前修，妄论往古，故近取天保以迄今兹，凡五十载，就所见所闻者，录其政要，参酌己意，以自托于乡谈舆论之例而已。”余闻其言，知其有足取矣。窃尝读《日本史》而慨然焉。古来书纪、实录等史，皆成于亲王、大臣之手，一时政治粗安，文辞朴陋，林鹤梁谓其“体裁未为完备”，信不诬也。独水户黄门《日本史》、涩井孝德《国史》、中井竹山《逸史》、赖山阳《外史》，差足传信耳。然黄门之史，博而失要，朴而无华，令人读未终，而欠伸思睡。《国史》则收将军于本纪，称西都为天朝，义例其安在乎？《逸史》、《外史》例取编年，颇称严谨。《外史》尤以议论见长，特其抒写己见，往往与诸史相抵牾，故读者不能无讥焉。近今日本废藩置郡，联约通商，国事纷更，一变中古之旧制，有心者所当努力自奋，以图效于朝廷；否则，亦当抗论时政，立一家言，以垂后世。大野氏之著《偶论》，其即此意夫。观其纪事，系以年月，核其实也；载笔断自近代，就所知也；发论独抒胸臆，不屑同于人，亦不敢背夫古，其大旨固如斯耳。若夫进而求之，论辨宗夫山阳，简括法夫中井，赅博取夫黄门，庶几文简而事详，理直而言当，体精而法密，不谬于是非，不淆于邪正，而论乃得其平矣。吾愿大野氏讨论之、修饰之、润色之，精益求精，而三复致意焉可也。大野氏闻余言，曰：“然！”余遂书此以与之。

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夏月穀旦，浙东泰园王治本书。

15.《薇山摘葩》^②题辞

神山顶上观红轮，万丈霞光气似春。

萍水何缘逢杰士，蓬瀛自古住仙人。

诗情澹泊摹彭泽，文阵纵横拟颍滨。

①《近史偶论》二卷，大野太卫著，东京大野太卫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刊。大野太卫，字云谭，事迹未详，著有《云谭近作三百首》、《宋学神髓》、《泰西格言》、《老子讲义》、《高岛翁言行录》等。

②《薇山摘葩》二卷，水越成章著，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刊。是书另有庐永铭题笺，廖锡恩、刘寿铿、庐永铭、冯昭炜、郑文程、卫寿金题辞，胡震序，廖枢仙、胡震、吴颢、刘寿铿评点，王治梅绘画，刘寿铿、廖锡恩、吴广需、庐永铭、陈鸿浩识语，胡震跋。水越成章，字裁之，号耕南，播磨（今兵庫县）人，汉文学家，有《唐宋诗话纂》、《皇朝百家绝句》、《日本名家汉文作例》等著述遗世。

省识东风才一面，羨君丰度自超伦。

己卯（光绪五年）冬，余来神户。甫经相识，即惠和章，故迭前韵奉答耕南仁兄先生作家正之。浙东泰园王治本拜草，粤东黄一夔书。

16.《凤文龙彩帖》^①题辞

凤楼书拥百城多，韵府刊成较旧何。

铜版开雕皆铁画，金花初印若星罗。

字形缩小观犹捷，钁本翻新读不讹。

十六琼函精且密，人人争购快披摩。

《佩文韵府》铜版镌成，赋贺前田先生，并请政之。时乙酉（光绪十一年）春仲，浙东泰园王治本初稿。

17.全唐诗阁^②记

佐伯羽北，羽之名士也。宦游陆，能诗而尤爱友，凡遇吟咏之士，必深相结纳，有远来者，必招致其家，樽酒论诗，晨夕不稍倦。近购得《全唐诗》一部，欣然曰：“吾向欲与一二吟友聚处，而未可遽得也。今乃得与全唐一代诗人同处于一室，如相把晤，乐何如乎？”遂名其室曰“全唐诗阁”。癸巳春，余来游仙城，始得与羽北相识。谈次即以阁记相属，余诺之未果也。越月余，往访其家，下榻款留，深情优渥，遂出示所藏《全唐诗》，对坐披诵，或次韵、或联吟，多效韩、孟、皮、陆之体，得诗七八首。一夕，羽北复以阁记请，余曰：“余今既坐是阁，诵是诗，亦焉可无一言哉？夫唐一代历三百年，其中工诗者，凡二千二百余人，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篇。分其时为初、盛、中、晚，论其体则温柔敦厚、幽僻奇谲，（无）一不备。君既罗集众美，得以尚友于其间。钟嵘有云：‘孔门如用诗，公幹升堂，陈思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可坐于廊庑。’今日者入君之室，升君之堂，知必以少陵、太白为首坐也已。若夫诗阁之外，云山怀抱，则当取景于牧之水郭山村之句也；诗阁之下，花木清华，则当寄兴于文山花红玉白之唱也；东风香草，则韩君平之绮情也；疏雨梧桐，则孟浩然之佳咏也。以诗中之妙语，赏阁中之幽情，心领神会，其

①《凤文龙彩帖》一卷，前田圆编，明治十八年（1885）刊。前田圆（1853-1918），号龙野人、默风道人，兵库县人。近代著名书法家，创办出版社风文馆。为挽汉学衰微之势，投巨资出版《佩文韵府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招破产。后创刊《书鉴》月刊，与日下部鸣鹤等鼓吹六朝书法。曾赴上海、天津、北京游历。著有《默风帖》、《书学捷径》等。

②是文载《羽北遗稿》，该书三卷别集一卷，佐伯真满著，矢土胜之评，仙台伊藤安右卫门明治二十七年（1894）刊。是书另载王治本《哭佐伯羽北兄》诗一首：“话别匆匆才来年，东风底事太狂颠。何时重得联吟句，爱我曾教下榻眠。一郡哀歌多涕泪，半生官迹化云烟。全唐诗阁无人问，读到题篇倍黯然。”佐伯真满（？-1894），字达也，号羽北，羽後（今大部属秋田县）人，余未详。

乐陶陶。知君取友于千百载，而遥取材于九百卷之富，诗学渊源，直探其奥，不难自成一家也。余亦得一登斯阁，讽咏流连，不可谓非有缘也哉。”故濡笔而乐为之记。

18.《神易堂易断》^①序

《周易》筮法，肇始于《洪范》，散见于《春秋》内外传，宿官世业，掌在箠人，由来旧矣，迄今几失其传。岁庚子，余重游东海，得阅《神易堂易断》，为高岛吞象所著。卷首自叙撰著之法，并追述生平因事系囚，于犴狱中得残《易》半本，朝夕参玩，独得神解，遂即自筮休咎。爻象所示，一时莫得其解，既而脱罪，其应如响，此其始筮之验也。厥后凡值岁首，或家国大事，悉皆取断于筮，而他人之有疑欲决者，亦咸来请筮。岁积一岁，以其所筮之经验者，钞录成帙。每卦或一筮焉，或再筮三筮焉，随机判决，各得神解。订为六十四卷，付刊行世，知与不知，皆奉之如神。一日，余于友人处获晤高岛翁，谈及《易断》之妙，翁曰：“惜此书纯用和文，不克流传海外，请君一绎汉文。”友人亦相与劝说，余遂应命。卦首先释象义、字义及阴阳变动、参互错综之旨，后系所筮断验。余为之循其意，绎其词，从事于笔砚者八阅月乃成。嗟乎！钱卜之法，创自京房，专以五行生克，决人休咎，而于爻象《爻辞》，概不究论，求所谓“大衍用九”之法，判若两歧。兹得《易断》之书一出，俾撰著古法再见于今，箠人之掌，得复于古，皆高岛氏之功也。余幸删绎事竣，为叙其颠末如此。

光绪辛丑（二十七）岁三月上澣穀旦，浙东泰园王治本撰于食研斋。

19.《富岳晃山市月游纪》^②序

余尝谓“人生世间，得遍游名山，固士之幸也，而亦即山之幸，然其间有缘存焉”。西蜀峨嵋，名胜甲于天下，唐杜少陵，天宝间流落西川，足迹所经，辄多题咏，而独未登峨嵋；宋苏子瞻，本蜀人，登第后迁谪多在东南，亦未一登峨嵋；乃知名山与名士，必有夙缘方许登览，否则有相遇而终疏者矣。余今秋重游越中，翌日，小杉复堂君来访，为余二十年旧友，一见依然。追述前游，前景如昨，顾壮者老，老者衰，故交零落，君殆鲁灵光矣。谈次，

①是书定名为《增补高岛易断》，四卷，高岛吞象著，王治本译，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刊。是书易名《图解高岛易断》，易简点校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。高岛嘉右卫门（1832-1914），幼名清三郎，后易为嘉卫门、嘉右卫门，号吞象，江户（今东京）人。著名实业家、易学家。著有《神人交话》、《宗教论》、《清国大家书集》等。其中后者1902年刊，为清季达官名流庆亲王、荣禄、袁世凯、吴汝纶、林纾等为《高岛易断》一书所撰的题词、序跋集。

②是文载《东游日记》，明治四十五年（1912）刊。是书另有王治本评语。小杉熙（1830-1901），字敬止，号复堂，富山人。善诗文，有《复堂遗文》等存世。

出游记一卷，嘱为点定，并索为序。余披诵一过，知其游在丁亥，迄今已将廿载。当时乘暑假作胜游，自飞信抵武藏，复由毛埜经新斥而还，时经匝月，途历千程。凡每日所涉所见，山邨水驿、雾宿霞餐，无不绘写其形，而于富岳、晃山二游，烟湖雪岭、古刹残碑以及蹊径之崎岖、林泉之深邃，纪录加详。尤喜叙事简洁，点景鲜妍，几将化笔墨为云烟，恍如读少陵草堂之诗、子瞻赤壁之赋，不禁令人神往乎。余忆曩时北游，道出信浓，曾泛棹富川，而芙蓉顶上未尝一驻吟杖；晃山曾经一游，纵有吟咏，亦恨游之未畅、言之未详，窃滋媿焉。兹得读君游记，大足畅我胸怀、豁我眼界，何幸如之。而余因之有感焉，古来名山胜境，日夕往来，不知凡几，而真能游赏者，千百中实无一二，无论樵叟、牧童，不知领略，即自谓好游、啧啧称羨者，亦多一过而名遂灭，此其人固有负于山，而山亦何取夫其游。余故曰：名士之不获登览名山，固士之不幸，而名山之不获名士赏咏，亦名山之不幸。使峨嵋当日得少陵、子瞻一游，当不知留多少唢篇矣。余今犹为峨嵋惜之。富岳、晃山何幸，得君一游一纪，足为名山增色，山灵有知，当亦叹良缘之匪浅。余亦得附一序于纪末，与名山共此不朽，是则余之深幸也，不可谓非有缘也耶。

时在光绪乙巳（三十一年）秋九，漆园老人王治本撰，时年七十一。

20.《雪炎百日吟稿》^①序

方今天下，崇尚商政，开拓海程，讫溟渤以通航，迁有无而作贾。商政之通塞，隐与国政之强弱相关，而尤赖邮船以通其血脉。故昔时有穷年累月而不能周历者，至今直可计日而往还，邮船之利于斯为盛矣。禾原君擅作赋之才、抱有为之略，退隐于商以自晦。《书》曰：“若涉大川，用汝作舟楫。”在《书》为喻言，而君则施诸实业。盖观其所业，不益可见其志之大、才之宏乎？曩年司邮船社务，客居沪上，暇尝探燕冀，泛荆湘，往来苏杭赣粤，又复远渡重洋，游历欧美，凡遇胜境，置酒招饮，与当世士大夫赋诗赠答。游归裁录付刊，出示同好，故一时中外文士，咸慕其丰采，乐与之交游以为幸。兹于公历旧腊因事重游美邦，自东京起程，两阅月而旋，旋后即复出游吕宋，阅月余而旋，先后游期计一百有九日，往来海道，历三万八千里有奇。仆仆风尘，匆匆岁月，他人处之必有不胜其痒者，而君则以优游适

①《雪炎百日吟稿》一卷，永井久一郎著，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刊。是书收有王治本、庞嘉猷、潘飞声、黄璟、胡公寿等晚清文人诗多首。永井久一郎（1852-1913），字伯良、耐甫，号禾原、来青，尾张（今爱知县西部）人。著名文学家永井荷风之父。留学美国回国后，历任东京书籍馆馆长、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教谕兼干事、内务省书记官、农商务省御用挂、东京帝国大学书记官、文部大臣秘书官。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入日本邮船会社，任上海支店长、横滨支店长。著有《西游诗续稿》、《西游诗再续稿》、《来青阁集》、《观光私记》等。

之、歌咏出之,其或篷窗风雪,触景感怀,与夫绮阁琴尊,偕朋斗韵,得诗五十餘首,名曰《雪炎百日吟稿》,出示于余,并索为序。余披卷一诵,觉海天涛白,酒地灯红,恍若于字里行间,如闻其响,如睹其形,读者罔不惊叹其诗之工。余独谓其纪录海程之要,摹写客路之艰,联络邦交、扩充商务,实隐与国政有切要之关,而诗特其寓意者焉。若徒以诗赏之,犹未足窥君蕴蓄之深也哉!余与君相交三十年,故知之深而言之切,特为表其梗概,以志钦慕,是为序。

浙东泰园弟王治本撰,时年七十一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

·书讯·

周叔弢古书经眼录(全二册)

周叔弢著,精装 16 开,定价 320.00 元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 8 月出版

本书收录周叔弢先生手稿 5 种:《古书经眼录》4 册,著录作者经眼的善本书 400 余种;《宋刻工姓名录》2 册,辑录所见宋代刻工姓名;《壬午鬻书记》,记录 1942 年作者售与陈一甫先生的 100 多种明版书;《自庄严堪书目》,是作者收藏善本书的目录(不是所藏全部);《历年收书目录》,记 1936—1948 年所收书。这些都是作者亲笔记录的亲眼所见古籍,著录书的作者、行款、历藏、刻工、序跋等,蕴藏了大量的历史和学术信息,对于古籍收藏及版本目录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